



音聲的喚呼

譯 曠 斯 著等柯連夫巴

著等柯連夫巴

音聲的喚呼

譯 曠 斯

行刊店書燕海

• 1950 •

音 聲 的 喚 呼

THE VOICE THAT CALLS

著 者	譯 者	發 行 人	出 版 者	印 刷 者	刊 行 期
P. PAVLENKO	斯 曠	俞 鴻 模	海 燕 書 店 上海中央街二四號二一室 北京和內文昌閣一四號	光 藝 印 刷 廠 上海江浦路五七弄一四九號	★ 有 版 權 ★ 一九五〇年九月初版

(100) [CS 16] 1 (0001—8000)



基本定價
五元

目次

在軍運路上·····	一
集體農莊湖·····	元
鄰人們·····	究
土地·····	七
養蜂人·····	八一
呼喚的聲音·····	一〇五
後記·····	二〇

在軍運路上

B·波列伏依

右邊和左邊聽得到砲聲，前面聽不到，這是戰爭中常有的情形。對於坐在方向盤後面，覺得寒冷徹骨的弗拉地米爾·帕斯得可夫少尉說來，好像他正在開車通過一條被射擊聲和爆炸聲的牆頭所隔成的狹走廊一樣。卡車的有力的馬達，給頭擋排開累了，激烈地哀鳴着。輪胎上的鏈條一邊停一下響一下地發着叮噹的聲音，一邊攪和着落雪。由於自己的要求被少尉用皮帶縛在坐椅上的受傷的駕駛員李柯捷也夫班長，時而痛苦地磨着牙齒，用啞聲咒罵着上帝，德國人，天氣和可惡的雪封的道路，時而似乎突然轉入失去知覺的狀態，可憐地呻吟，用一種在那大個子的強壯的人身上那麼意想不到的充滿溫柔的聲音，開始喊他的妻子席娜。逆風從破損的司機室的破窗子裏尖銳地吹來。李柯捷也夫醒了過來，向那箭頭在五與十這兩個數字中間移動的里程表看了一眼，又開始咒罵了。

在雪封的藍色的山谷中，橫列着像鹽墩一樣發光的傾斜而徐徐移動的雪堆，時有一個泥土的黑泉會突然大吼一聲向天噴射，像一個巨大的香菌一般逗留在無雲的藍色的天上。

『企圖夾擊運輸隊哩，這些雜種，』李柯捷也夫在牙齒中間粗聲說道，隨即焦急地說：『少尉同志，你還是看看孩子們是不是保持着距離吧。如果他們互相撞起來，彈藥的代價可不得了啦。』

沒有停車，少尉開門，回頭望去。不，他的有經驗的孩子們保持着一定的距離。汽車隊橫跨那白色的山谷，拉長成一條有着暗色的稀疏的環節的鏈條。它的尾端伸展到了那天上的藍色跟那耀眼的雪外套相併合的地方，爬上一個長長的山岡，消失在小山頂上。少尉很少注意砲彈的爆炸。他所有的思想都專注在兩件東西上——表示了一個叫人發瘋的低速度的那里程表的箭頭，和砲擊的聲音。火力稠密得叫人差不多分不清一發一發的砲彈。在少尉看來，始終好像大砲的吼叫正在減弱下去，於是他被只有未經人生冷酷的風霜調節過的熱情，年青的心靈所能有的那樣的失望控制住了。

他們會趕不上麼，他不停地問着自己。他的手不知不覺把離合器吃進二擋排，他踩着油門，於是引擎大聲吼着，汽車向前疾駛，隨即突然停下，用它滑動的輪子上的鏈條狂怒地攪和着雪。

『越急越慢，』李柯捷也夫在牙齒中間喃喃說道，向方向盤伸出他滿是凝成血塊的像魚鱗般脫皮的大手。

少尉改吃着排擋，於是又一次，像在惡夢中你要奔跑，逃避什麼恐怖，但是你的兩腳卻像沉重的鉛塊似的使你動彈不得一般，汽車隊以叫人痛苦的低速度前進，沿着看不見的道路在大羣雪堆中間苦鬪着前進，這條路線兩邊都被散布在白色山谷上的燒焦的車子的殘骸標出着。路上除了偶然的步行的傷員以外，沒有人跡。傷員們一羣羣和一個個地循着通到後方去的曲折的小徑，顛躓地走着。李柯捷也夫被職業駕駛員的好奇心所制服了，鑽出頭去，問道：

『那邊怎麼樣，老朋友？他們個痛快吧？』

傷員們用不同的說法回答。人人都以為他的是責任最大和最危險的戰鬥區域。但他

們都一致報告說德國兵特別兇猛地在試着突破包圍圈，說自從柯爾孫——謝夫兼可夫斯卡雅戰鬪開始以來的整整十八天中，他們還沒碰到像那天一樣的激烈的時候哩。

『喂，孩子們，你們砲彈的情況怎樣？』李柯捷也夫對兩個受傷的砲兵喊道，他們在臂膀下面你扶着我，我扶着你，在雪上跛行着。

『不太多了……我們節約着用，』他們中間頭上縛着繃帶的一個回答說，他隨即回頭向那慢慢開行的汽車後面喊道：『你們爲什麼不踩踩那漂亮的油門，那麼慢慢爬過去——他們在那邊等你們啦……』

李柯捷也夫有氣無力地吊在皮帶上。少尉嘆一口氣，緊緊抓住方向盤。他一邊發冷，一邊一個可怕的思想襲擊了他。他到底會趕不上麼？會不會完全因爲他們，不是他們，因爲他，而我們的砲由於缺乏砲彈，停止射擊，而敵人那些矛頭的兩條線突出來會合，被蘇聯司令員的熟練和機巧所捉住而包圍進去的成千成萬的德國部隊突出包圍？

弗拉地米爾·帕斯得可夫少尉認爲自己是在此次戰爭中間不幸的人們之中的。那原因，他相信，就是由於他的一種青年人的狂熱。他學校裏的朋友個個都有一種什麼愛好。

他同桌的夥伴，小小的體格強壯的沙夏·蘇克汗諾夫歡喜運動，瘦，沉靜和心不在焉的依戈爾·莫羅淑夫是他同班同學所說的『無線電迷』，從他六年級時開始，直到離開學校為止，總是把他的空閑時間全都化來構造各種各樣奇巧的收音機和傳形機。弗拉地米爾·帕斯得可夫是區黨委駕駛員的兒子，從小就對汽車懷着熱愛。他在他父親的汽車間和本地區的汽車俱樂部裏過他所有的假日，搞摩托和研究圖樣。十五歲時，他領到了駕駛員執照，對於城裏各種車式的摩托，凡是應該知道的，他全知道了。這三個偏愛這麼完全不同的密友在學校裏被稱爲三劍客。三個人全都祕密地愛着他們細長的小小的同班同學尼娜·沙可洛娃，她既不是運動家，汽車專家，也不是無線電熱愛者，卻把她所有的課餘時間全化在學校裏生物學研究上面，在水陸兩棲類，爬行類和嚙齒類動物中間。

然而不同的愛好卻並沒使他們不能成爲親密的朋友，而在一個平靜，晴朗的星期日，無線電裏突然廣播出莫洛托夫告訴蘇聯人民說希特勒匪幫背信棄義地進攻蘇聯領土的那堅決和勇敢的演說的時候，三個劍客和他們細長的意中人都不約而同地在區軍事委員辦公處的充塞着入伍者和煙草的煙的小小的接待室裏會了面。他們在那裏彼此見

了面，高興極了。他們的年齡是沒有被徵召的，但是個個都帶了一張寫給軍事委員的匆匆寫就，措辭興奮的申請書而來了。他們，共青團員，要求作爲志願兵參加蘇聯陸軍。

正是軍事委員辦公處極忙的時候。疲困了的辦事員們幾乎沒有時間從源源擁入的人羣中收集入伍通知。沒有人要給這三個青年和這穿着華美的長衣和時式的鞋子的漂亮姑娘說話。快近黃昏了，這時他們終於耐不住性子，四個人衝破了辦事員們的警戒線，手裏拿着他們的申請書，闖進了軍事委員的私人辦公室。他們宣稱：他們願意一起在同一個單位裏服役。疲乏得蒼白和憔悴的少校，勉強放開擺在他前面的無窮無盡的表格，心不在焉地聽那興奮可是不大聯貫的申請，隨即他灰白的嘴唇動了一動，隱約地微笑了一下，他嘆了一口氣，在他們的申請書上寫：『轉隊列科。』在這裏，我們的朋友們的路是分開了。運動家蘇克汗諾夫發現自己在步兵裏，立即被分配到了一個偵察連。莫羅淑夫被送到遙遠的後方的一個游擊隊訓練學校。小尼娜奉命到訓練救護教員的一個軍事學校。弗拉地米爾·帕斯得可夫，使他又氣又怕地，被派到正在本城附近組織起來的坦克旅的汽車運輸連。他的朋友們在分別時試着儘他們所能來安慰他。他們約好每個月互相通一次信。

弗拉地米爾·帕斯得可夫從第一天起，就以他精通技術和遵守紀律，在部隊駕駛員中出了名。他們要把他放在修理工作上，但那就等於離開戰爭更遠，於是他請求他的隊長把他留着做卡車的駕駛員，達到了目的。隊長是對他很信任的，分配他最困難和責任最重的任務。就這樣，弗拉地米爾·帕斯得可夫在軍隊裏開始他的戰爭生活。他勤奮地吸收着經驗。在斯大林格勒戰關中，爲蔭蔽在一塊凹地裏阻擊德國裝甲部隊矛頭襲擊的坦克砲隊運輸彈藥時，當隊長犧牲了，帕斯得可夫接過了運輸隊的指揮。他在敵人火力下面，帶領運輸隊橫過小峽谷，一直開到砲隊那裏，沒有一個傷亡。砲手們在那些危急的時刻，正在用去他們最後剩下的砲彈。帕斯得可夫被提升到少尉階級，奉命指揮運輸隊。他的運輸隊不久就成爲兵團中最優秀的了。帕斯得可夫少尉的名字開始在文件裏被提到。然而他依然渴望着『真正的工作』，當他朋友們的信從不同的地方按時寄來的時候，他變成陰鬱，愁悶，失去他一貫的愉快的活氣。

愉快，自信的沙夏·蘇克汗諾夫信上敘述着他的偵察隊的輝煌的功績，對敵人據點的勇敢的襲入，敵人『喉舌』的劫架和敏捷的破壞行動。模樣莊重的莫羅淑夫在沉默六

個月以後，寄了一封長信來，詳細地描寫着他怎樣在南方某地帶了他的無線電機，插進敵人的戰線，用無線電校正我們海軍砲隊的射擊，他的無線電那時怎樣幫助了游擊隊員作一次越過高山的雪中大行軍。用整潔的女學生手筆寫的小尼娜的信，充滿了關於她英勇的女朋友們在敵人彈雨下搯出我們的傷員來的故事。爲了免得引起她朋友們的感情起見，她沒寫到她自己的事情，但是少尉覺得日常的英雄事蹟現在已經成爲尼娜生活的一部份了。可愛的多情的尼娜啊。他們分開的日子愈長，在廣大的前方橫隔在他們中間的距離愈大，他也就愈來愈愛她了。

他能够拿什麼來回答他的在最緊張的戰鬪中，在最危險的地方的朋友們呢？說他接時把所運的餅乾和砲彈交到目的地麼？說他運輸隊的駕駛員們愛他，服從他麼？說最近的檢查發見他的車子都完好無損，說他的運輸隊因爲節約汽油得到全軍第一麼？

照他看來，似乎她雖然專心致志於她高貴和英勇的工作，但愛開玩笑的尼娜在收到他的一封列舉這些他以爲那麼遠離戰爭實際行動的平凡事情的信的時候，是會尖起她小小的鼻子輕蔑地譏笑他的。他能够想像到她說：「有什麼值得誇口的——一個「運貨

車夫」而已。」心裏存着這些思想，他給他的朋友們寫短信，像官方報告一樣乾燥無味的。他的朋友們在回信中一致指責他信中的冷淡口氣，並且暗示說他在他那個運輸營裏也許會變成官僚了。尼娜在她最近一封信裏甚至隨便提出一個小小的嚴酷的道理，說在後方軍事機關裏就得太久怎樣毀壞了人們的性格，叫人改變得開始忘掉他們孩提時代的朋友。

唉，如果他遇到那個可愛的姑娘，少尉要用怎樣的熱情來消除她一切的懷疑啊！他用怎樣的話來告訴她：他的每一分鐘的空閒時間怎樣都屬她所有；當在路上什麼地方睡覺的時候，他怎樣想起她，這想念使他在汽車的寒冷的坐位上感到溫暖和舒適；在危險的時刻，她的活潑的影子怎樣出現在他的眼前，使他無畏而冷靜。他也要說起他的朋友李柯捷也夫班長，說起準備跟他到不論什麼地方去的他隊裏的其他駕駛員們，說起他們全都是怎樣勇敢而決死的軍人和好的同伴。如果他遇到她的話，這一切都是很容易講的，但它寫在信上可就做不到，簡直做不到。他一想到他的誇張的信要使女軍事檢查員和收信人自己發笑，就顫抖了，於是把已經寫了的狂怒地撕掉，另外在一個紙條上寫下一個好像

官方的交貨報告一樣乾燥無味的短短的回信。

但帕斯得可夫少尉以爲現在會有些東西寫信給他所愛的和他遠隔的朋友們的一天終於來了。蘇軍在橫渡德聶伯河發動它的春季攻勢時，已經把大批的德軍包圍在柯爾孫——謝夫兼可夫斯卡雅。我們的軍隊不管這烏克蘭溶雪期中道路的不可靠狀態，正在堅定地前進和緊縮着包圍圈。自從斯大林格勒以來，帕斯得可夫少尉從沒看到過這麼一大堆被遺棄的軍事裝備，這麼多的敵人屍體到處躺在凹地裏，峽谷裏，田裏，村莊的旁邊和森林的邊緣，像他在這裏，在已經脫下雪外套，深深地飽含着春天的潤濕的這塊烏黑而富饒的烏克蘭泥土上所看到的。

所有參加這次偉大戰鬪的部隊，都在密切協同中行動着，帕斯得可夫少尉的汽車隊——坦克軍裏最優秀的——已經運了十五晝夜的軍需品，沒有停下來修理或者睡覺過。在第十五天結束的時候，司令部終於准許汽車隊休息一下。疲勞得完全沒有力氣了，駕駛員們飽吃了一大頓，倒在車子的坐位上睡着了。少尉剛剛在彈藥站繳掉最後一份彈藥，就受到渴睡的襲擊。他坐在一堆填塞箱子用的刨屑上睡着了，他的忠實的朋友李柯捷也

夫不願意叫醒他，只把他的背包袋擺在他的頭下面，給他蓋上一塊油布。

少尉睡着，夢見尼娜像她寄給他的最近一張照片上的樣子——穿上她非常合式的有着上士肩章的軍裝。她在笑，叫他同她一起去，搖他的肩膀，硬是拖他的臂膀。他知道他必須同她一起去。他急着要去，但他雖然試着，可總動不了。尼娜終於生氣了，兩手抓住他，搖他束縛住他四肢的魔力是解除了。他發了一聲快樂的叫喊，向她衝過去，睜開眼睛……一個電筒的明亮的光直照着他的臉兒，從那光的黑圈後面什麼地方，砲隊隊長的熟悉的聲音粗啞地襲擊着他的耳朵：

『你不能半睡不醒的，讓我告訴你……快把你自己搖搖醒，立即到將軍那裏去……頭等重要的戰鬥命令。』

依然在他的夢的魔力之下，他的心急速而甜蜜地跳着，少尉急急忙忙大步走在砲隊隊長黑黑的身形後面，經過吱吱發響的黏住鞋子的爛泥，砲隊隊長把他電筒的強烈的光一下閃照在飽含雪水的小路的黑黑的黏土上，一下閃照在一個小房子的刷白的牆上，或者在他前面立正的一個哨兵的泥污的靴子上。在小小的過道裏，坐了一個倒放的依然發

着刺鼻的鹽漬番茄氣味的桶上打盹的通訊員，立即把他們領進那小房子，房子裏在一個用蓄電池發光的燈球的白光下面，裝甲兵團司令員兩手放在背後，漂亮的長統靴吱吱響着，正在房間裏踱來踱去。這個將軍是一個青年，但他的頭髮已經灰白，他戴的鹿角邊大眼鏡使他完全像老百姓的模樣。

『你出發好久了，』將軍用有些沙啞的聲音說道，把眼鏡在鼻子上扶一扶正。『汽車隊可以用麼？汽車加了油麼？』

『是，將軍同志，』少尉鬆脆地回答道。他正要補充說同志們在十五晝夜差不多不間斷的工作之後，正在休息。

『帕斯得可夫少尉，我把前線司令員的戰鬪命令傳達給你，』將軍打斷了說。『你必須馬上出發到雪皮拉區。裝坦克砲彈和火箭砲彈。要一定——』將軍向他的錶看了一眼，隨即抬起眼來望着少尉發紅，興奮的年青的臉兒，特別着重地加說道——『要一定在兩點正把砲彈交到這裏。』

幾輛德軍坦克曾有一次突破我們的戰線，攻擊兵團司令部。帕斯得可夫少尉曾經看